

革命的女性

著塘錢

暢 蔡

先 群 劉

清 克 康

玲 丁

趙 穎 鄧

貞 建 李

蘋 藍

革命的女性

編者 錢塘

出版 廣文社

全國各大書局均售

中華民國三十八年七月出版

這本書裏沒有羅曼史，因為革命的女性在長期的鬥爭之中斷無此種閒情逸致；本書也不是寫她們幾個人的成功史，因為在民族解放的大運動中沒有個人的成功，祇有事業的完成。我們提供這幾個人的故事，目的乃是要說明在三十年來的革命期間，有成千成萬的女性是一直在和男子們一樣地犧牲生命艱苦奮鬥，而這幾個人不過是這種奮鬥的例證而已。

蔡暢……………一

劉羣先……………五

康克清……………一五

丁玲……………一二

鄧穎超……………三六

李建貞……………四〇

藍蘋……………四三

革命婦女的導師蔡暢——和她的母親

身材不大，外貌閑雅整潔，瓜子臉，尖下巴，在嫺靜的態度中，却有着獨特的個性和堅決的意志，這一個女性，就是今日中國共產黨婦女的導師——蔡暢。

蔡暢是參加中共內部領導組織的幾位女性之一，也是一九二八年派往第三國際的一個代表，從一九一五年以十六歲的妙齡執教鞭時候起，直到現在，始終是一個活動的女革命者。

她是湖南湘鄉人，祖父曾在會國藩手下做事，父親是一個地主和小商人。可是這一個事實，却不能阻擋她全家其餘的人都成為革命的人物。她的母親在一九一一年革命爆發的時候，已經過了五十歲；她却把衣服細軟變賣了使四個人一同進小學讀書。這四個人是蔡暢，她的哥哥蔡和森（優秀的革命家，曾任中共中央執委，一九二五年出席第三國際，回國任兩廣省委書記，一九三一年在廣州為陳濟棠所殺），她的一個姊姊，和她老母本人。爲了反對父親所主張的婚姻，老母幫助她逃到長沙，在中學畢業以後，就在小學裏教書。這時候她和她哥哥蔡和森和毛澤東已經是很好的朋友。

五四運動爆發以後，蔡和森和毛澤東到了北京，組織留法工學團，同時，蔡暢和另一革命的女性向警予（中共婦女部的建立人，蔡和森的妻子，一九二八年在漢口被殺），在長沙組織了一個婦女工學團。一九二〇年蔡暢便跟她的老母和哥哥和向警予一同到法國留學。他們的路費是借來的，坐的是船底下的四等艙，待遇簡直和牲畜一樣。說起來很奇怪，在當時這些赴法留學的學生之中，後來成爲中共重要分子的着實不少，如周恩來，陳毅，李立三，李富春，傅忠，趙世炎等等都是的。一九二二年十二月，周恩來等在法國組織了中國共產黨的支部，次年年頭，蔡暢就加入了共產黨，並且和李富春結婚。

凡是革命的人物，無論作什麼事，祇要認爲是對的，總是認真認真去作的。蔡暢在學校裏是極用

功的學生，在法國每天在工廠裏工作十小時，夜裏還學習法文和讀書。兩年以後，她被派到蘇聯，在東方大學唸書，至一九二五年五卅慘案爆發後返國，和李富春一同被派在廣州工作。到達之日，正是廖仲凱被刺的日子，即一九二五年八月二十日。

一九二五年，她同時在共產黨和國民黨內工作，而且是國民黨中央婦女部的一員，跟廖夫人何香凝在一起。一九二六年北伐軍佔領南昌的時候，她被派到當地省委工作，同時還在北伐軍總政治部擔任宣傳的工作。在那時候，担任這工作的祇有她一個人是女性，一直到了武漢時期，才有其他的女性參加。

到武漢是在一九二七年三月，她參加共產黨婦女部，在女工和女學生中間工作，同時又兼是國民黨總政治部的工作人員。七月國共發生分裂，她便脫離國民黨，走入地下做祕密工作。十月離開武漢到上海，在上海黨的省委中工作。

國民黨反動派那時候幹着所謂「清黨」的工作。一九二七年中共黨人被殺的真是不少。黨中重要領袖被殺的有一百人，而全國革命的女性在這一年被殺的，竟達一千人以上。當然其中不盡是共產黨員，很多是學生和工人，有些則屬於資產階級。然而她們都是革命的領袖人物。

據蔡暢說，一九二七年四、一二以後的一年內，在上海、廣州、湖南、武漢一帶被殺的各級共產黨員，有一萬人以上。至於連革命者一齊在內，被殺者竟達十二萬人之多。在這個恐怖時期，凡是革命女性，一經被捕，都十分堅決，絲毫不感動搖。即使在被判死刑以後，她們都從容就義，勇敢地喊着解放的口號。

在死的恐怖之前，蔡暢繼續她的工作。一九二八年五月，被派為江西省代表之一赴莫斯科參加第三國際的第六次大會。出席的中國代表共有二十五人。回國以後，在廣東和廣西做祕密工作。這些自然是非常危險的。可是她却極其機警，雖然有幾次間不容髮，差一點兒被人逮捕，她終能逃出危機，

得以脫險。否則一旦被捕，準會給人認出，而且一定被判死刑的。

她進入江西是在一九三一年底，隨即在江西省委和婦女部中工作。

二萬五千里長征（一九三四至三五年），她乃是主要的一員，在路上負責當地的和蘇維埃政府兩方面的工作。這其間她會經患過嚴重的結核症，後來却逐漸好了。到了陝西，她就一直從事黨和婦女方面的工作，稍後又被派往甘肅，在國民黨佔領區內從事統一戰線的組織工作。她會經想進紅軍大學或黨校研究，可是黨却拒絕她的要求。

現在全國解放即在目前，蔡暢勢將有更多的工作要担負起來，使她難以償其求學的宿願。不過以她過去的工作成就而論，她已經是一個極優秀的極勤奮的組織工作者了。在武漢的時候，她穿着武裝，掛着三角皮帶，被人認為是「掛斜皮帶的奇奇怪怪的女人」，然而她祇化了幾個月的工夫，却在學生和女工羣中，以驚人的速度，協助組成了數萬人的隊伍，凡是大小工廠裏的女工，都在她指導之下團結起來。這種工會都是生氣蓬勃，富於革命的精神，把整個武漢都攪得沸沸騰騰，使反動派恐懼萬分。一直到甯漢分裂以後，頑固派回憶起來還搖頭咋舌。

蔡暢的這種奮鬥意志，為她家庭中多數人所共有。我們相信她老母的影響一定是一個很重要的原因，據她自己說：

「我們之所以成為革命者，是因為受了經濟的和社會的壓迫（她父親雖是小地主，但已經沒落了），但另外還有一個非重要的理由，就是我們可驚異的老母所給予我們的影響。這位令人驚異的婦人，已經到了五十歲，竟會走出家門，踏進小學。起初學校當局因為她年紀這樣大，又是纏了腳的，所以拒絕收納她為學生。這使她非常憤慨，就跑到縣政府裏去控告那小學校長。她從縣長那裏得到准許進學的允諾，使校長祇能答應。單是這一點，你已經可以看出她有怎樣堅強的決心了。入學以後，學校當局又對她說，英文和體操兩課，她可以不必上。然而她却對英文學習得特別用心，而且體育課也

同樣不肯放棄。即使因綁了腳在舞蹈和跳躍等課裏常常鬧出笑話，也不能使她氣餒。

「在她將近六十的時候，她還堅持要到法國去，結果是與我們一同去了。去了還與我們在同一個學校裏唸書。當我們生活情形極其困苦的時候，她用刺繡的工作資助我們。她鼓勵我們加入共產黨，連她自己也想加入，可是終於因為年齡的關係而被黨拒絕了。一九二三年帶着我的女孩回中國來以後，她在長沙動手創辦一個專教女紅的學校，學生收的都是貧苦的女孩子，她用製成的手藝去換錢來幫助她們。在那個時候，她的學校和家庭就是長沙共產黨祕密工作的中心。」

看了上面的兩段話，我們就可以知道蔡暢的革命精神，至少有一部分是她母親所培養起來的。她的哥哥蔡和森是優秀的革命家，她的另一兄弟也是共產黨員。然而他們都被國民黨反動派所殺害了。她的嫂子向警予也死於反動派之手。這種悲慘的事實不能使女戰士屈服，祇能使她格外增加勇氣，為人民解放而繼續奮鬥。

現在她乃是中華全國民主婦女聯合會的主席，為參加新政協籌備會代表之一。

女工出身的劉羣先

身體短小結實，感情豐富，神氣像一個小孩，做事能幹不過，是無產階級婦女的天生就的代表劉羣先。

劉羣先是無錫女工出身，一生專爲婦女的權利而奮鬥，堪稱爲革命婦女的代言人；只要她發覺有誰對於解放區婦女的權利稍有侵害，她就立刻動員一切來加以保衛。

她在無錫附近鄉下生下來剛十八天，父親就死去了；三年以後，祖父和叔父也相繼去世；因此村裏的人都說她是一個命硬的孩子，除了母親以外，沒有一個喜歡她。

她的祖父是拾菸爲生的，父親是一個泥水匠，自從這些掙錢的人死去以後，日子格外困苦起來。患着嚴重氣喘病的母親，靠蠶蠶和紡絲線來養活她的兒女。到了九歲，劉羣先就和她的姊姊兩人結髮網出賣。春天則上山去拾那些人家拋棄下的蠶子，等它們結繭以後，再將它們賣出去。

爲了替她的哥哥籌一筆結婚費，她在十一歲就與一家美孚火油公司當技師的人家配了婚，做了他們的童養媳，每天做侍候茶水烟火的工作，晚上十二點還不能睡覺。這樣使她變得骨瘦如柴，終於由她母親領回家去，靠織襪子過活。接着母親又死了，使她被人稱爲掃帚星；家裏用高利貸向別人借了二十塊錢，買了一口棺材，於是一家人窮得更可憐了。年關時候，許多債主都來要錢，哥哥嫂嫂逃避到親戚家裏，剩下她一個人聽人辱罵。起初她織襪子的技能很差，襪子賣出去常常又遭退回，簡直不能靠這手藝過活。嫂嫂不得已回了娘家，她無時不在饑餓與哭泣之中。

這其間她未婚夫婿家裏也倒下來了，人家都把她的苦命當作笑談。她跟着養父養母的兩口棺材，到了太湖附近，就在未婚夫的表兄嫂家住下，被當作婢女使喚。她兩次想逃走，都被捉了回來，然而第三次終於成功了。那時新年快到，她既沒有地方容身，又沒有錢。早先曾有五塊錢積蓄放在一位親

戚家裏，這時去拿，不料那人已經逃亡。富人瞧不起她，窮人也嫌她是個苦命鬼。她跑了幾處親戚，都不能收容她，最後她的姨母答應讓她寄食，她那七十歲的外祖母看見她的時候，不禁老淚縱橫了。是在一個陰曆正月初五日，她找到了一家紗廠裏的工作。這時她祇有十四歲。她起初借住在一間住着一對夫婦的屋子裏，自己燒飯，非常貧苦，後來遇到同鄉，就搬到工人宿舍裏去了。

那紗廠每天早上四點半開工，晚上八點或九點散工，一共要做十六個鐘頭。連吃飯的時候也在工作着。她必須一天到晚繞着機器走，連站定了歇一會都不可能。這樣忙碌的工作，每天祇掙兩角錢。而且依照慣例，開頭一個禮拜沒有酬勞，正月上半月的工資，要到二月半才能領到，這是用來使工人不能不繼續做下去，不願中途脫離的妙法。

因為工資太低，她曾經轉到一家絲廠裏去，然而那工廠裏男女工的關係近於猥褻，她還是回進了原來的工廠。她的技術逐漸進步，三年以後，每月可以賺二十塊錢，除了自己使用以外，還可以幫助她可憐的兄嫂。

這工廠裏的規律後來變得十分嚴厲。早上四點半開工的時候倘若遲到十分鐘，工頭就要咒罵。工廠裏有許多童工，四點半的時候他們都非常疲倦渴睡，因而常常啼哭。這些工人有時接連幾個月不見太陽，有些人竟有幾年不看見太陽。她常常自問：「這苦痛的生活到什麼時候才結束呢？」

她恨那工廠，也恨它的老闆，她奇怪他何以竟會這般的富有。在一九二四年冬天，有一個年輕的女工從高處跌下來，跌在一架開動的機器上面，被碾死了。爲了這事，有一羣工人怠工了三個鐘點，要求廠方給死者的家庭三十塊錢。在這個時期，她們並不知道怠工在政治上的意義。這一次的舉動完全是自發的，到了後來，漸漸有受了相當政治訓練的人，從上海來到無錫，指導女工們作種種的活動。

有一次，她的長頭髮被機器絞住了，使她不能不將它剪去。在她後來看來，這可以算得是中國短

髮時期的象徵。

對於那殘忍的工頭，她非常痛恨。她時常氣得把棉花綽在地上，不管那工頭怎樣威逼她，她死也不將它拾起來。有幾天，她因事遲到工廠。爲了這些緣故，廠方便將她開除了。

她轉到榮姓所開的申新紗廠去工作。每天工作十二小時，祇拿到很少的工資。就在這裏，她遇到一個共產黨員。一九二六年，廠裏發生一次罷工，結果十二個工人被捕，被判了十二年的徒刑，罪名是共產黨籍。其實她們並不是共產黨員。然而從此以後，她却格外地和那上海來的共產黨員增加了來往。他拿書給她唸。她那時候住在一個小地主家裏。她的書被那人發現了，因此不能不離開那住處。她輾轉遷移，跑到女工宿舍，跟女工們睡在一起。這地方是共產黨舉行秘密會議的所在。不久以後，她也就入了黨。

這時她們已經有了工會，可是並不健全。那些由上海去的工人，對於共產黨的綱領完全明白。他們就在這種會裏，從事宣傳。每一次秘密會議以後，她都非常激動，覺得他們所說的話都是對的。

在這些會中，她聽到北伐軍勝利的消息。她想到那些新的思想，簡直要發狂。她在很響的機器聲中，提高了聲音，把那時的政治形勢和上海的五卅慘案那些事情，告訴她的工作的同伴。每逢星期日，她就召集女工們開會，雖然其中有很多人因爲要洗衣服或回家而不能出席，可是到會的人聽了她的話，都很同意，而且很高興。

她常常要放棄工作去參加黨的會議，因此廠裏的工頭對她嚴厲起來。同時廠方當局，給共產黨的秘密活動弄得極爲恐怖。她熱誠地工作着，爲了不能積極展開而感到煩惱。雖然那時候已經有許多工人加入工會和黨的組織。單是黨員，已經有一百人之多。

黨將她調到婦女運動部。在一個絲廠裏面，曾經舉行過一次罷工，女工們都英勇地戰鬥着，在盛怒之中，還打破了工廠的玻璃。一九二六年四月，所有的絲廠全都罷工，被捕的領袖有二十個，後來

祇有幾個獲得釋放。

在這時候，她已經是工人方面與資方談判的代表，成了無錫一個著名的勞工領袖。

一九二六年底，北伐軍打過來的消息傳到無錫。她們又聽到說張宗昌的軍隊要開來了。這使許多領袖害怕起來，紛紛逃避。然而她仍舊和一些同志們留著工作，準備北伐軍到達無錫的時候出去歡迎他們。

她一向是很害怕兵士的。可是自從有了新的思想，她就有了新的勇氣。雖然常常從城裏的商業中心到工業區去，必須在中間的軍營旁邊經過，她一點都不害怕。一九二七年二月，無錫的總工會秘密中成立了，計劃著盛大地歡迎那即將來到的北伐軍。二月底，由各廠派出的代表共二百人到城外二十里的一個廟裏開秘密會議，她也是代表之一。在會議中決議，總工會總部倘然下令各廠以罷工歡迎北伐軍，所有的工廠全得響應。這時候黨的工作和組織已經很堅強了。

三月十二日，當他們聽到北伐軍就要佔領無錫的時候，他們立即號召了一個罷工。所有的無錫各工廠全都加入這個罷工，同時有三萬人徒步走到車站去歡迎北伐軍。他們到站的時候，北伐軍還沒有來。張宗昌的守城的隊伍，看見這樣一個奇異的大隊男女，竟然以為這就是北伐的正規軍，就仗也不打，紛紛落荒而逃。這樣一來，工人們竟不發一彈，佔領了無錫。

這以後，工會就公開活動了，女工們在這些活動中開始得到了巨大的利益。她當時負責組織所有絲廠的女工。有一次，絲廠女工代表與資本家開了整天的談判，結果她們的要求全部被接受了。工人的工資增加了，工作的時間是縮短了，吃飯的時候也有了休息。廠方曾經要取消每月給予工作優良者的四角錢獎金，也因工人的要求，而被迫收回成命。

從前被捕的十二個領袖，也獲得釋放，並且受了工人的盛大歡迎，可是這些人却被資本家所收買，叛變過去了。他們破壞工人運動的風紀，使工人對於工會害怕起來。

這時候她遇到一個年輕的共產黨的領袖，名叫秦起。他對她很熱心。一九二七年五月，全國勞工大會在武漢開會，秦起要她作代表跟他一同去出席，她同意了。他告訴她三萬里外有一個大國，名叫蘇維埃俄羅斯，他不久便要到那邊去唸書，鼓勵她也去，她很高興。

國共分裂已經開始，國民黨政府竭力壓迫工人運動。另一方面革命的勢力却也愈加高漲，這使國民黨政府非常憎恨工人，常常計劃殺害他們的領袖。上海的工會已經被破壞了，工人受到大屠殺。無錫的軍隊也開始行動，攻破了總工會的總部。這時有許多人被秘密處死，後來又有七個共產黨員被殺。在亂中無錫到處傳說關於她的死亡的故事。然而她並沒有死，雖然她不能不暫時回到老家。

可是村裏的人，都把她當作危險的人物，使她到處受人厭惡，過去將她當作掃帚星的心裏，這時又復活了，逼得她不能不離開。不久以後，她跟黨的關係又接上了。她將秦起的照片給一個黨員，叫他分散到各個工廠裏去。所有的女工頭上都結着白線，用以追悼他們蒙難的領袖。

一九二七年六月，她到了上海。那時候還有許多工人被殘忍地屠殺着。有許多人是被腰斬了的。她會到一個在無錫認識的黨員，他將她送到黨的一個辦事處去住了幾天，不久她便作了參加全國勞工大會的代表，動身到武漢去。

大會閉幕以後，情勢越來越嚴重，而革命的怒潮也越來越高漲。她在武漢住了兩個月，重返上海。豈知在這短期間內，差不多所有的同志全部被殺害了。要與黨取得聯絡，非常困難。這使她不能不住在一個極壞的旅館裏面，挨着艱難的日子，一切用全靠一個朋友維持。後來關係找到了，她奉命到莫斯科去唸書，於一九二七年十月出國。

她在莫斯科進東方大學。這學校裏祇有四十個工人，其餘多數是學生。她在這裏面受了短時期的軍事訓練，唸書很用功。可是據她自己說，在開頭的時候，她連什麼是社會科學都沒有明白。同年年底，她參加世界勞工大會。中國代表團的領袖是一九三一年在上海被殺的向忠發。中國代表共二十人

，全世界各國代表共有一千人。會到了這許多來自各國的代表們，使她覺得極其興奮。大會剛開幕，國內的「廣州公社」出現了。報載暴動之中被殺的有一百個女性，大半都是女工，有些而且是還沒有成年的女孩。同時更有成千的男子也被殺了，這可怕的消息傳來，使大會的代表們都異常悲痛。

在大會裏面，她初次遇到在中山大學唸書的博古（即秦邦憲）。他在會場裏當通譯。那時候蘇聯的第一個五年計劃剛開始，政府將全力集中於重工業，因而物價極高，與會的代表中間有些人感到生活的不舒服。博古就向她說明原因，並且和她討論建立社會主義的艱苦的過程。她聽到這些話，極感興趣，非常喜歡他。因此他們在一起的時間很多，到一九二八年五月，他們兩人就結婚了，直到現在。

她曾經到各工廠裏去參觀，並且在蘇維埃工人之中，宣傳中國的革命，要求他們援助。他們聽了都極其同情，連小孩看見她去訪問他們的時候，也高呼「中國革命萬歲」！他們這種親愛的聯合精神，有時使她感動得話也說不出來。在一個地方，她看見八百個孤兒在一個學校裏受着很好的教養，有些還在學習音樂，她觸景生情，想起了她的幼年，和中國無數的孤兒們，不但沒有容身之地，連飯也沒有得吃，幾乎要哭出來。

當她初到蘇聯的時候，飯食是很粗劣的，可是到她離開的時候，已經相當好了。所有的蘇聯人民，雖然過着艱苦的生活，却很是熱烈而快樂。她覺悟到要是革命能够得到成功，即使飯食再壞一些，也應該一樣的快樂，並且引以為榮。她在視察蘇聯的時候，更認識了中國要達到蘇聯那樣的地步，必須要經過同樣悠長的奮鬥時期。

從一九二七年到一九三〇年，她一直住在蘇聯，除了在中山大學上課以外，還另在一個同志那裏補習中文。在中山大學她上了一年的課，中文則到回國的時候還沒有唸完指定的功課。從一九二八年到一九二九年，中山大學的學生中間發生了猛烈的鬥爭，就是托派和斯大林派的鬥爭，結果中山大學

於一九三〇年解散。

回國以後，她是女工部的負責人，在工業區域做工作。起初她被委任爲全國總工會的書記，曾經因爲自覺不能勝任而辭職，因此受到黨的批判。

一九三三年，上海的情形非常惡劣，使她幾乎出門一步都不可能，祇能動身遠赴當時的解放區——江西。她經由汕頭，進入福建，然後再到江西。從福建到江西的那一段路，是非常難行而又危險的。不久以後，有許多黨員就在這一帶被土匪架去。

她到達解放區以後的興奮和快樂是無法形容的。她開始負責女工運動，同時全國總工會總部已經由國民黨統治之下移到這邊來。這邊的革命份子使她十分激動。當她看到全體遊擊隊員，在出發夜襲以前聚集在山上，高唱革命歌曲的時候，使她尤其感動了。民衆們手執武器，爲了自由而浩浩蕩蕩行進去作戰的那種偉大景象，是她所最盼望能夠看到的，現在她果然看到了。

解放區裏地方政府經濟建設，極其忙碌。每一個普通農民或者小孩都懂得革命的理論。這情形使她覺得驚訝，她甚至覺得比起他們和他們的經驗來，她自己實在非常落伍！

在總工會裏，有一萬個女工和三十萬個男工，每個工人從早到晚都非常忙碌。女工們的革命活動非常積極，每天她們花很多時間來給解放軍的士兵們做鞋子和衣服。女工的丈夫大半都是解放軍人。在解放區中，兵士們所受到的待遇，與國民黨統治之下的情形完全不同。凡是到前線去作戰的，都受人尊敬，他們的家人也因他們之得赴前線而感到快樂與光榮。農民都分到土地，因此都願意爲保護土地而戰。

工人們時常幫助士兵們從事建築戰壕和別的工作。當工人們在前線做這種工作的時候，婦女和孩子則在後方耕種。事實上當時後方的許多工作，全是由婦女和孩子們負擔着的。女工們夜裏還要讀書，而教書的也是女人。每一個工人不管是在前方或後方，都覺得他們是在爲革命而戰。農民們祇留下

足够的食糧，把多餘的一切生產品全送給解放軍。黨員們到老百姓家裏，常能得到款待，受到膳宿的供應。

一年以後，他們不能不開始長征了。而正當這時候，她剛好有孕。在這以前，她生過兩個孩子，一個是在莫斯科生的男孩，一個是在上海生的女孩，生後一月就送到別人家裏去寄養了。

那時每天都有飛機到瑞金來轟炸。有一夜，當她睡覺的時候，有一條蜈蚣在她頭上咬了一口，使她一晚睡不着覺。接着她便發很高的熱，痛得很凶，因而小產；小產以後，不能不休息一個月。

一九三四年十月十四日，他們開始長征，離開瑞金。行軍在起初覺得很辛苦，兩腳酸痛，每天晚上都要用熱水洗腳。這樣有不少人落到後面去了，跟不上隊伍。過了一個時期，她才習慣起來，能够健步如飛，而且一邊行軍，一邊工作。這一次長征參加的女性不多，一共祇有三十個黨員和三十個別的工作人員。許多很有能力的女黨員留在江西工作，不幸後來大半被國民黨反動軍隊所殺害了。

在長征中，她是軍事委員會裏的工作人員，她所担負的工作有：在行軍休息時作演講和其他教育工作，調查地主和他們的財產，並協助土地與財物的分配。這種工作都非常重要，尤其是軍隊在長征中必須保持優良的軍紀，使所有經過的地方民衆都能有良好的印象。解放軍絕對不准取用老百姓的財物，倘有借用，則用後必須原璧奉還。解放軍借用老百姓的門板睡覺以後，不管行軍怎樣的匆忙，每天滑早起身以後必須小心將門板裝好，並且把借用的房間打掃乾淨。這種紀律倘有違反，就要受到嚴厲的處罰。

出了江西，五十個女人組織成一個特殊的支隊，由她當隊長，這樣她們就自己照料自己，連糧食都由自己負担。在長征之中，所有的女同志都不跟她們的丈夫住在一起，而是各自從事各自的獨立工作。

到了貴州遵義，她就在政治部中工作。她幫助當地的各業工人，組織起來，當他們離開的時候，

這些工人就組織了三個遊擊隊伍，起來保衛他們自己，連婦女也都參加。那時候解放軍每逢進入一個較大城市，就從老百姓手裏收購一切必要的東西，用自己的貨幣償付。等到要離開的時候，則用那些從地主或地方政府機關裏沒收下來的東西作交換，將他們的紙幣收回。老百姓對於這些辦法都是非常歡迎的。每到一個地方，都有幾百個人要求加入軍隊。

長征的過程是歷經了無數的艱險，有時候一日兩夜，要走二百四十里路，有時候面臨着國民黨的隊伍，不能不殺出路來。然而隊伍的紀律始終極好，整個長征，簡直就是一個驚人的宣傳遊行。據她所知，解放軍本身在長征中從來沒有殺過一個地主。

在長征中她本身沒有遇到過危險的事，祇有一次她的馬跌下山去，活活碾死，而她本人却絲毫無損。

唯有在大草原上是一個最危險的時期。因為那一帶地勢極高，異常寒冷，而他們全都祇穿着秋衣。這地方每天降雨，而他們却毫無遮蓋，並且難以生火。那時候幾乎隨處可以看見死人的屍體。可是軍中的士氣仍舊很高，越是在困難的環境之下，同志間的感情越是融洽。

許多小孩都在這些蒙雪的高山上被寒氣凍死了。當他們經過大草原中難以探測深度的薄沙的時候，她時常看見一個壯漢偶一不慎跌進泥沼裏去，頓時陷沒到地下去了。大草原上的氣候奇異而危險。一剎那以前還是太陽明亮而溫和，忽然間狂風暴起，帶來了大雨大雪，而行軍的人就毫無遮蓋地置身在這種風暴之中。

在查河附近有一座小山，從山麓至山峯一共祇有五里，然而竟有很多人無法走完這短短的路程。因為山上的氣候極端地寒冷，必須飛速地越過山巔，立即朝山坡疾趨而下，方能保全生命。她的隊伍首先過山，結果就有九十個人悲慘地死在這個山上。她看到這個景象，心裏極其悲傷，不禁爲之痛哭。她自己的男孩子，也就死在大草原的一個高山上面。